康對山先生集

對山先生全集序

余聞寓內學士家稱說國朝狀元率推轂關中康先生謂其文章氣節有古豪桀之風云顧舊刻眞贋錯雜而見瑾全友事又或以迹疑先生乃其心發不白於世嗟乎此其故余難言之矣夫文發於氣者也不直不豪氣充於養者也不邃不發世以文章氣節槩先生而未窺其所養余嘗憮

然慨歎者久之及讀先生家乘見栢齋何公所為墓表稱先生才高性直言行不切切於規矩其取重於當世以此見謗於當世亦以此且擬以孔子所謂狂許以學聖人之權而未至則又從然喜嘆曰公其知先生者深乎夫孔子所謂狂曾點其儔也今觀其氣象非規規於功名者埒彼詎無所重乃徒潤畧為邪若然則孔子何以與

焉余聞之鄉先達曰楊文襄公秉政時欵
大用先生先生固辭竟非能致此其器識
卓越信足與曾點相伯仲顧其事不傳而
見瑾全友事詳在谿田馬公所譔志中國
一時義氣所激而抗禮緩頰探之孔子見
陽貨若無大相遠焉謂為學權者非邪假
令退而得聖人為依以裁其過即所詣寧
在顏曾下進而得際明時以大其用即所

萊樹諒又淩駕阜夔無難者顧竟落落不遇日且俯仰笑傲寄興聲樂間蓋誠有當於中無亦托而逃邪嗟乎先生之所養良邃矣獨柰何識之者尠也先生未究之蘊具在今集中裒益成集則朱秉器李本寧王敬美三君也三君精於文余奚容贅顧以先生家嗣孝廉子秀之請不得辭延掾栢齋公所著先生人品敘而歸之蓋異世

之觀者毋但以文章氣節槩先生云

萬曆壬午仲冬望日渭上後學陽谷山人

南軒書

刋對山康先生全集叙

康德涵先生以文章名海内不佞自束髮談藝心竊嚮往之于今數十年而始得從關中讀其集旣讀之則又心竊有疑也乃以訊之李太史本寧氏太史曰集固非全也曩先生沒其遺文散逸無次友人張孟獨氏彙而刻之譬之寶玉瑜瑕並矣又多珷玞燕石間列而錯陳

殊弗類也余從先生嗣子孝廉子秀訪之盖得十之四又從其外孫張明府維訓訪之得十之六集庶幾稱全矣第無有能為先生忠臣者嚴覈而愼選之請以屬子於是以全集畀不佞旣辭弗敏則又私念曰曩見先生集恨不得其全也旣全矣辭弗竟業則嚮往之謂何不佞卽弗敏孰若為太史前驅删其訛

謬其當與否姑就太史評定焉其奚而不可乃取先生僞作讀數過輒僭爲甲乙之以上之太史太史覆覽而加評定謂不佞曰是庶幾稱完璧矣雖然余二人者奚足以盡先生余取其甲以付梓廢其乙者後將或有取也余從諸體之後歷其白以待焉其可以次刻既成則以孝廉之請敘之末簡曰嗟乎文自司馬

氏以来作者代起盖千有餘年而無能
得其似先生崛起弘正間逸才天授不
假人力遂升于長之堂而入其室與李
何王馬彬彬然朋炳交映斯不亦間世
之傑哉先生素絶閹瑾之交乃以徼權
緩頰而觧北地之厄至琵琶擘咨一事
海内士大夫類能言之此其直氣雄萬
夫與文力相須顧語云文從心生又云

文類其為人不佞蓋以足信先生故辭務而踳者非先生之真弗取也語雜而諛者非先生之真弗取也遊言枝蔓雕刻藻繪非先生之真弗取也先生之文慷慨激發有觸於感不一顧忌諱其甚者悶傷於直弗恤也然非此不足以見先生其於詩也亦然至直寫胸臆琅然蒼然中於金石或比於質其色黯然其聲

樸樸斯瑜瑕之謂矣不俟問取擇焉蓋有子長氏之風而氣節勝之先生之集斯其槩矣不俟又私竊覵之往者寧夏之變震動河華至

當宁旰食先生移書曹帥謂當誅之仇鉞乃後咸寧竟收擒逆之功乙酉之歲妖人煽逆三輔盜賊蝟起先生徙薪之論發之二十年之前乃其究也較計索情

言賊出沒合散之狀如指諸掌卒如其度不爽毫髮今集中與馮乾州姜武功書可按而知也先生之經綸不獲盡試乃徵見於此世談者謂先生為文章之士知先生者或又以氣節掩之嗟乎先生之經綸不見於世獨歸其氣節訛訛之論或成貝錦猶謂先生與璫有容并氣節火之世所僅知者獨文章耳而散

逸之父真贋並行悲夫先生今來行而
覽者因得其氣節經綸之槩自于今以
往先生為不亡矣非太史氏博求而精
擇誰其任之哉誰其任之哉

萬曆九年正月上元日豫章後學郁木

山人朱孟震書

對山先生集叙

吳郡王世懋撰

王子曰夫文至弘正間盛矣於時關中稱十才子而康先生德涵為最然獨最偃蹇至削籍以死余至關中首索先生集讀之恠其盛名之下所著僅此而時亦有曼衍亡當於情實者焉伯循傳先生首舉其張氏族譜乃集亦不載以為

疑亡何先生之子鄉進士梣來盡以先生遺集見付乃稍卒業而歎其鉅麗然其為曼衍亡當於情實者亦益以衆則何也先生當長沙柄文時天下文孅弱矣關中故多秦聲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質直之氣倡之一時學士風移先生卒用此得罪廢而使先秦兩漢之風至於今復振則先生力也旣已放廢無聊稍

託之聲伎以自耗其磈磊之氣不能作
下帷腐毫生活而家居久名益重海內
丐文者無虛日先生間以絲竹麯糵之
暇應之而門生子弟亦時有為代筆者
以故不無蕪譌至其為詩樂府蔚健故
是風雅所寄而五七言古律間多率意
之作又慕少陵直攄胸臆或用時人名
號爵里或韻至便押不必羅於雅故此

自先生志雄一世由我作則或以為不當併削然余謂務也爾其為康氏志也者則可留為千載之下重康先生也者則不可留夫使利肳後生執一牘以廢先生之瑜毋寧使獲罪於先生之子孫謂廢其家志哉凡二集中鋪敘亡關係者必削率直亡蘊藉風者必削命意就時離於大雅者必削總之舊集之削者

十之二三而遺集之入者十之三四彬彬乎足成一家言矣於戲畏罔羅人惡儁巽命不諧俗死猶煩人先生必負儁聲為廷對第一人意將兼舉經濟潤色之鴻業不幸被讒譖以廢其志事既無所表見而放浪形骸之外又為禮法之士所繩獨所可不磨者有斯集在乃又以武夫

溷良璧甚蓧穢美箭是先生之窮且併其文為異趣者揄揶此寧獨康氏子孫之羞亦斯文後死者之責也是編也出卽不敢謂盡得先生之心抑或風雅備焉覽者循是以求先生未白之心庶幾封千載人豪思過半矣

萬曆九年八月旦日

刻對山康子集序

嗚呼朋友之道缺絕久矣昔人有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對山康子德涵之卒也遺集若干卷與之友者亦衆矣或取其小善而詳著其短或口稱其才而心則嫉媢之况望其注意於斯集者乎太微張子孟獨受於對山子者蓋有年矣義氣之相投交愛之深切即古之稱知己者莫以過焉於是徧搜斯集而得其全乃盡心力乃删繁蕪乃正舛訛謀於郡守六泉吳公而刻之梓當是時涖撫秦者東厓翁公也乃以請焉翁公忻然從之而踰數月刻以告成六泉公屬予

為之序夫荊山之璞豐城之寶天下之至寶理固不
容於終匿也而非卞和氏之神識張華氏之博物亦
孰從而知孰從而得之也是故於斯集之刻見三君
子之德焉其在東崖公則為善聽在六泉公則為憐
才然未嘗識劉山子也嗚呼推是心也寧使海內有
遺賢乎在太微子則為死生不負其交劉山子之目
亦瞑於地下矣嗚呼推是心也寧不厚報君父乎予
故於是為天下後世道之益曰所以勸俗也乃若劉
山子之用舍公論在人文章之品藻太微子有序固
茲不容贅云淺陋山人王九思撰

刻對山先生集序

翰林修撰對山康先生詩集凡若干篇編次甫成嘗托其友比部張太微重加校讎且序之先生逝矣言猶在耳於是太微方謀付行適中丞翁東厓訪得其集既已撫卷太息遂檄西安吳守六泉鍥梓且傳衍屬予識之竊惟對山諸製作馳驅屈宋陵轢班馬已具見於太微序中余復何言但緬懷平生而感慨益切何則昔宋學士王梅溪其稱儒宗匪特掄魁而已沒幾十餘年其文集尚藏於家後劉貢父帥建康因其子聞詩在府所請存諸簡端猶未敢當轉求晦翁代

筆焉至聞詩守淳光特始刻諸江陵袁考其顛末蓋不知幾歲月矣今對山沒世未久即遇二三知己相與樂成其事如此回視龜齡令不為不幸矣然梅溪生雖宋季猶遇孝宗詔若特賜及第充館職擢侍御史召權吏部侍郎不拜出守四郡復入為太子詹事進直龍圖閣學士方致仕焉故功業文章烜赫一時其奏議數十篇尤為人所傳誦云對山生逢
明世且當我
孝廟右文之將擢冠多士詞林允服然自修撰以來十年不調及居憂回籍哀毀踰禮是誠恪守官箴鮮

見其儔者也言官弗知亦已矣反目為逆瑾同鄉遂論罷終身公論在人固不待辯向使復起圖報尤力侍帷幄則緝熙聖學知制誥則黼黻皇猷功業文章將與椒溪媲美矣顧乃棲遲山林無由表見縉紳贈答之餘非嘯傲乾坤則平章風月彼纂豐蹊徑恐未能拘耳所謂成一家之言者觀此益信其他樂府傳奇亦皆可錄然各有別乘已傳於世云

嘉靖乙巳夏六月癸未西陂山人劉儲秀序

[illegible]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古詩十篇

雜調十五篇

卷之五

卷之六

五言古詩七十六首

詠懷二首　同馬公順渡渭

從象峯北嶺下望普緣

游西同明叔小酌二首

送瀚江中丞西撤　戲呈明叔

喜姜君錫供仕過

予治生之理甚歲弗調積兩滂溢墻棚畢隕
曦光不臨滰淖如故板杵未謝傾圯應
手雖時澤使然而覽革增情懷抱彌慇
間有微吟旨不稱律嘗楮長息而已乙
夜與鄧[illegible]杲靜居歎子長之慱遊傷仲宣

五月二十二日桌死踰旬僮子以其所為詩三卷及雜集四文稿呈覽悲悼之餘令之繕寫成帙用寄渼陂先生為桌較定

卷之八

七言古詩四十六首

東山圖

聽韓景文彈琵琶

蜀山峨峨

傷欽欽可父之子族之子姓莫強爲讀書習
禮駸爲成人倏爾告亡溯泗交頤哭之
以詩志予傷也

瑞州太守行

送席給事豸判夷陵

席侍御過予言乃兄方伯公少時夢涪江漲
落得碑刻曰三仲聯芳未幾方伯公登
第又二年季弟給事君與侍御君相繼
亦第位既顯顯頗名復芳烈夢之足徵有

若是者因一群公之賦倚而賦之

青門歌　世爵堂宴歙湖子

憶昔行　玉女泉

卷之九

七言古詩四十二首

將餞明叔佐公埀至不果先寄明叔

華山篇　岐東宅聽歌

疆場村　題王秀才牡丹圖

夜宴孝夫宅　南谿泉池歌

閻家渡同呂王二君作

順德別表弟拱辰

眞定王中丞院中有感

擬短歌行　　催荷詩

燕歌行　　朱門

符上王攜酒過滸西

聞故人楊用之有書付鄉縣親友貴望賊子

因成小詩自咒

雜詩

與仲木涉武水登崇原入韓店道中

新寨佛堂奉謝餞送諸公

卷之十
五言律詩八十三首

白丁多雨累月不至滸西今忽晴霽得遂所
懷偶成
雪後至滸西別業懷明叔
送瞿鍊師入蜀　坐五楸亭
十日夜喜南川至　答孟獨燕問明叔
小齋圍爐次孟浩然韻贈太微
同太微登稷廟觀桃　十七日夜內宴
夜酌
送陳伯行赴高縣典史
二月十一日同德充弟憩滸西觀杏花因共

卷之十一

五言律詩八十四首

十四夜白閣宅宴集雨齋見月

午齋發彭麓　遇春雨亭

夜坐　梦覺

寄蔡張之二首　禹夫攜酒過訪

陂頭　十二日早

答太微贈予遊華山之作

寄孫成夫成夫有書予邢華州東之言欲寄問於我恐以險夷見忌故寄此詩

華陰道中　贈平甫

與太微夜坐　一

臨川許與鄰令王念先夜坐

答張氏在　再用淡陂韻答希夫

是日將晡東谷方致問於予尋得延孫來報
病且亟矣亟趨膝視則東谷已矣追惟
初戕變成嬾息九歲孤孫萬年長[illegible]樂
日痛心路人不堪况此骨肉口占絕章
以識孤痛

靈寶逢劉蒼和　靈寶哭楊象先

同徐文華南汝澄夜集

栗為許邀萬椰庄集夜坐率爾有懷

二十七日邀諸公賞花呈姜明府

游泉亭子閒坐二首　贈惠逸人子新

三月四日自家抵湯泉宿山亭

湯泉亭子小坐　真空寺

石上獨歸　步月

寄彭將軍　簡閻華州

壬辰三月一日步過嶺西看花

贈相士戴鶴兼訊咏之

寄熊子修　贈陳際豊

王季驎瀕行阻雨喜而賦此

寄汝和之　寄翟石門相國

送陳益瑞

九月二十一日德清祭唐山先塋

恭天別漁石司寇　九日

候湘崖過草堂　出門

與呂子同步浙東望雍原次呂子韻

浙西別業同耿秀才儒叔翁河與呂子言別

卷之十二

五言律詩八十四首

送熊彥卿使大同　效賦觀妓

卷之十三

三月初用昭見訪東齋小集同賦

東齋答張子　再夢用昭

雨中有懷呂大仲木

是夜對月遲明叔不至

十八與長洲叔宴後還內有感步月仍疊前

韻

文孝彬過予　命妓

明叔晚至漸西適大雨如注予無雨具不得

奉陪寄此二首

二十三日夜同明叔東齋小酌二首

桃花洞同呂子暨解州三王上舍丘樂人集

二月二十五日也

靜林寺同呂子及王丘四子集

王官谷簡王丘四子　答客

平生

南川自盩厔歸以詩問之

再經德充園林

園亭夜歸聞諸君飲興不已謾成

送侯應乾還山君

贈別德敷參戎往甘州

卷之十四
五言律詩六十七首

亭上作呈客

八月十八日雨後過草堂二首

答太微夜坐之作

滸西賞花杏花亭小坐

謁后稷祠　謁唐太宗皇帝祠堂

次韻漢陽澗南即事　谷口亂石小坐

望北山

立春日鎬鏡戲成三首

八月十四日往滸西遊覽

馬嵬道中途許由之

卷之十六

七言律詩七十五首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七言絶句一百一十三首

條山麓舖呂子與蘇守設酒待予呂子出示
所賦桃花詩因謾成五首

醉別廷摺二首

李户部克中畢賑北還寄別

送虞北山伯俊公甫二首

西溪亭子登高二首　送李封君

漫興八首　酬強長史

自京師下至洛陽有感

艷詞

春末有懷世覲伯循仲木三君子二首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書十六篇

卷之二十三

書十五篇

卷之二十四

書十二篇

卷之二十六
記十六篇

卷之二十七
記十六篇

卷之二十八

序二十四篇

卷之二十九
序十七篇

卷之三十

序十七篇

卷之三十一

序十八篇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序十四篇

卷之三十四

序十三篇

卷之三十六

墓表八篇

卷之三十七

墓志十一篇

卷之三十八

墓志九篇

卷之三十九

墓志七篇

卷之四十
墓志九篇

卷之四十一
墓志十一篇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墓志十一篇

卷之四十五

行狀三篇

康楙曰先君集嘉靖間盩嘗刊之矣裁訂者為

長安張太微先生彼時不肖孤榟生始七齡耳
中間秋闈潛對之人皆不甚通文理字或難辨
則録其半而逸其半意或難參則取其知而舍
其不知甚至門生之代筆一槩既收名公之贈
章却皆棄擲是以先集之出頗失人望榟日夜
拊心痛焉庚辰夏落第歸關中謁京山李先生
首以為問欣然欲任刊定之事抵家乃取先藁
自謄之四閱月而工畢上之先生先生隨與新
淦朱先生商確選校俾為完書將刊矣而先生
以憂去既而太倉王先生來視學關輔榟又請

焉先生取先集再選之駢前益嚴未發先生亦准告而上海潘先生来代過郤山梓以諸生祇謁且述三先生之所以加恵于先君者乃先生慨然以剞劂自任今始入梓矣夫先君仕宦於弘治正德之間當時見忌於讒口而其文又為友人所忌使不遇四先生者則先君之心又何以自白耶夫四先生於先君恩至渥也梓為人子宜何如報哉惟有效啣結而已刋成因敬識於此抑亦使来者有可攷也

萬曆壬午中秋日不肖男梓謹識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一

明狀元武功康海德涵甫著

廷對策一道

弘治十五年制曰朕膺天命承祖宗列聖之統以臨
天下于茲十有五年夙夜兢兢思弘化理非法諸古
而不可然嘗考之前代繼統之君守成稱賢莫盛於
夏之啓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康之數君者治績之
美其在方策果何道以致之近世儒者之論謂聖王
以求任輔相為先又謂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

數君之致治也其亦有待於是邪且輔相之賢否君子小人之情狀未易知也茲欲節賢為輔用君子不惑於小人將安所據邪天下之務固非一端以今日之所急者言之若禮樂若教化若選才課績征賦之法兵刑之令皆斟酌于古然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焉袪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舉如祖宗創制之初比隆前代何施何為而得其道邪子諸生積學明經通於古今之宜其具其實以對毋隱言毋泛論朕將采而行之

臣康海對臣聞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獲於人主有不敢易之心蓋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心之所向道之弘否所關一有所易則所以脩乎身者必不能實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固甫遷於此或復於彼雖欲勤勵以求治而弛張予奪一無所據窺伺娛樂之塗其起而乘之雖有賢人君子立於其朝漫不相信甚者或斥謫罷去不為之所天下之治將焉所賴而成乎惟有以真

知道之不可易其心常發勵惕厲而不敢以一毫苟且輕率之意雜之於中擇之必精執之必固使用人取善各有定則賢否莫吾亂而君子小人不相尤旣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則政無不舉而法無不振天下之治宜無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未有不達於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達於是其心終有易焉而能以無弊者也

洪惟

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德撫盈成之運十五年來民安

物阜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業亦不過此而策士之詔乃猶惓惓焉以化之不弘治之不洽為念

陛下豈誠有未逮於是而猶待於闒茸臣有以仰窺

聖心之於道固有不自劦焉者也臣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不得所遇雖子思孟軻之流亦且徒爾而臣之庸昧乃際遇若此臣敢有所諱而不言哉

臣惟天下之深患在於久安極治而機括所不見者莫為之虞

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用於己不若資於人求諸今莫若法乎古古之君心純乎道

未嘗敢以為易故其用人行政有非後世之所能及如啓當禪授之後繼禹之業守之以敬而伯益之用終始無閒故道之得於禹者無廢墜不繁者矣中宗高宗一切信任陟盤傅說之屬而又本以嚴恭寅畏恭默思道之心成商之治夫豈無所據耶啟之頑民雜於管蔡武庚之手武王之澤未洽也使非悔悟於周公篤信於君奭借有成康繼存不忘之思雄別淑慝之意而禮樂之化豈能如詩書所道哉程顥曰聖王以求任輔相為先歐陽修曰君之聖者以辨君子

與小人○蓋政以人而舉人既存則政自無偏弊
不舉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
陛下欲求數君致治之績獨可舍此而他務耶亦惟
有不敢易之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於人主
之心者況用人之際又其本原所自之地哉
聖制所謂簡賢為輔用君子不惑於小人誠灼見其
必然而憂勤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蓋大君為
天地之宗子○必有大臣○以為宗子之家相之
職所以輔養君德而贊襄致化○天子不可一日
無者○豈惟夏商周為然然臯夔稷契之流雖堯舜

之世亦不可無也若其賢與其否則必辨之於先而後可任之於後苟辨之不明用之不當則天下之禍又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匹夫之賤而上與天子共事其所為操縱予奪者無一不為天下之所稟受使心術或不正而學識或不醇則其所壞非如有司之一節一端而已故必先有不敢易之心然後修之身者無往不實修之身者既實則出乎我者無乎不正而人之邪正自無所匿於是擇其賢者而用之則輔相得矣

臣於

今日豈以不得為憂哉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爾

臣任草野聞問

朝廷用一大臣必極聳動以為諮諏親信將必有
出於恒品之外今上於
京師乃或有未然者臣願
陛下為之禮下務得其心而使盡其職凡遠猷大略
不為群議所詘一致一令必與之深言極論而
後布則小人雖欲肆其無所忌憚之私以惑吾
聽而其情已先覺矣蓋小人之情不過趨利避
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然亦必捲之

而不甚露故利之來或遜且謝之害之至或以為所分且蹈之夫辭之不力則得之不固受之不力則去之不决及利害至於必不可已則亟去與取之恐後也方其有所勉而為之也其卒不可掩者已躍然於其言悅色之間即此試之小人之情可復遁乎既得其情則宜亟去之去之不亟則或為他巧所中而猶未免於有惑隨有即覺隨覺即去如是而已如是則君子小人不相尤君子小人不相尤則動無所妨而天下之務自無凝滯不舉之患矣臣請以

聖制所及數者言之禮樂不可以一日無此萬古不易之論然其與也雖尊重其實而亦未嘗遂弃其文臣竊見近之所為禮者踈簡縱逸雖所謂儀文之末亦未之有所為樂者殘缺廢壞雖所謂聲容之細亦未之備蓋不得其本而安於茍且將就之習固如是也苟學校之教有以振作而興起之則人心自無不止之欲而其情自無不和之發凡見之宗廟朝廷鄉黨之際自有以去其踈簡縱逸之習而補其殘缺廢壞之弊將不俟於進退升降而節鍾鼓羽籥而和矣禮樂

有不興者乎至夫教化之所在其機係於人主之心而其應爲之天下之廣萃英俊之士使之群遊於學讀書窮理且或莫爲之變而欲敺天下之愚民使悉歸於禮讓和樂之域固已難矣莫若先以恭儉忠厚躬行於上不為聲色土木貨利玩好之所移易而後徐以示於天下天下方以前日之侈縱相安而一旦之所開見乃如此其心亦必悚然以思冷然以省苟一二大家巨族頓悟而倡改之則人之樂從者衆矣選課之法則臣於此有所深惜

祖宗之於士養之以道義而信之以賞罰其用也不為之拘而其課之也幽明殿最各為之等故人皆勉於其官而優於其事比者稍有兵荒而納粟買官之人已滿吏部之簿矣雖有才德滯於所用之期用未及而顛毛已號種種能以壯節自勵者曾幾人哉又況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視苟不本於科甲之選高官重秩未肯輕予則彼無所慕於中者又安有所忌於外哉臣願嚴其僥倖覬覦之禁使冗懦不職之徒一一謝去選惟其才而不盡拘流品試之以官而課之以

實如蘇洵所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然後因其最否以加賞罰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自見者亦將知所變矣征賦之病大抵冗耗過多而司會莫為之省非司會之不省勢不得也自京師言之食之仰於江南歲數百萬而權勢所畜無藉之輩不為國家分寸之益者乃至百千借其空名以耗實費至有水旱饑饉之變則又加倍以取於江南之民臣聞土曰窪則陷繼之江南之民貧甚則江北可晏然以不顧乎況今邊境之擾未

甚妥帖前日榆林大同之役馬死食匱所費不知幾千萬而無用之兵又坐食於邊山陝之民丁運之法無不備舉老幼婦子流離移析外患未除而內地已困寧不為可懼邪臣欲去冗耗無用之費而革權門招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邊境之擾但以付之良將不用統制之羇帶挾俵倖之徒以耗軍食而又復屯田之官省丁運之苦用固無不足者也兵則先於生養安息之間為之深計使不受役於私門而得給其俯仰畜迅矯烈之氣又必常撥勵之使之無

所沮喪今有一級之勞而大家右族詗譴奪去不敢仰視將何所養以自奮乎況夫新舊逃流之兵方以官法逼之役伍釜爨之用俱無可充又其若無親戚往來之援其心之欲去已甚矣衛所之官又以嚴刑深計鉤取其有彼方有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去逐矣而不去豈人情哉欲兵之强而二者特不之詳臣所以深慮也用刑之際洞照物情而不為所誑明者皆足為之而法之輕重則有一定之制既得其情必為之斷使貴賤無與其施豪右寡弱無與其決則令之

所出無不從天下之奸當必隨禁而革盖天下
皆天子之民刑期於必戮賞期於必得不待命
而後知者也豪右之徒有所倚仗得以自脫而
寡弱之人騈首就死人之情孰不畏死而不求
所以自脫哉此尤
陛下之所宜留念者也夫數者之務酌之於古而行
之於今宜有不可易者而其弊猶若此
聖制所謂祛其弊而捄之欲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業之初比隆前代者豈有他哉亦取諸人而
已孔子曰為政在人啓以下數君不過中才之

主一得其人宜足以為治而況
陛下神聖天縱出於尋常萬萬者哉然臣於此竊有
說焉蓋政雖舉於有人而身則所以取人之本○
故孔子又曰取人以身欲得人而不先修乎身
是其心之所在輕忽率易不能不累於愛憎之
私而用所不當用舍所不當舍者有矣臣願
陛下急於修身以端取人之則然所以脩身者又非
勉强矯拂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之間以至於動靜語默一事一為之際常加儆
畏內省于中果當於理而不悖乎果非其當然

之則而扭於外誘乎使天理純明私欲淨盡則身無有不修而道無有不盡酧酢斟酌自不謬於天下之是非苟用乎人其用必當苟發於政其發必精治功之隆必能追配

祖宗卓越古昔而有詩書之所不及載者矣彼漢唐宋區區小補之治又惡足論哉然臣又聞治不患於始之不得而難於終之有繼伏惟

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則

國家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臣無任惓惓忠愛之至臣謹對

太微先生曰對山論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出於身心措諸事業加諸百姓有益於人國乃為可貴觀此策切於事務曲盡情理不止一世可行雖百世可也其論君子小人尤人之所不能言而不用統制之說尤為安邊至要其論財賦兵政二者之弊與救弊之策真鑿鑿可行哉

武功縣知縣曹崇朴督工謄藁

對山集卷之一